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28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三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嚴陵方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通志堂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是
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
子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恕死也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
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示節也右還
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尼言季子葬子得禮之事延陵一名
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
不至于泉以生時之意以恕于死者斂服不更制造是其
節也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封
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註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
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心袒不云
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達死生之命以白冤慰
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遶墳三匝號哭且言曰骨肉
歸復于土乃自然之性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入
土故云歸復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慰
傷辭訣之意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
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
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葬于禮
爲合爾稱其合於禮所以識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
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君命不
可緩也君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也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
不廢則少遼緩之何爲而不可得也
嚴陵方氏曰坎深不至于泉則不至于太深斂以時服則
不至于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于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
于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骨

肉爲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于土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于三則臨喪之哀爲不足矣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者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而已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焉故曰合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

孔氏曰此一節論徐國僭禮之事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于邾君此是使致詞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録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鄭録語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則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于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徐自比于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邾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爲臣禮于謂廣

大爲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僭鈍朴實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廬陵胡氏曰易猶治也如禾易長畝之易于舒大之義于者于于然而來之于漢史云單于大貌容居聞義不能徙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絶族

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而鄭云母姓氏非也

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于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宮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刻其人

鄭氏曰祝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庶人也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爲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棺槨之事祝謂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祝先服故先杖子亦三日而杖大夫士服在祝後故五日亦服杖也庶人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旣葬而除之也近者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

杖或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旣殯
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則
知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
杖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旣殯旬而布材故虞
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虞棺之槨者送之也　賀氏曰必
取祀木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
等其哀傷也
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
特指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
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
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
女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特
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
故也刎亦剄也自吻下刑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致百年之祀之木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
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
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
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
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
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餓者狂狷之事餓者聞黔敖嗟己無敬
己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
禮之食以至於此困病曾子言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
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返迴而食微與言無得如此

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蓋以衰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薦至而賢者不樂其生於世也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之謂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能幾何哉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孟子從何而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故孟子曰萬鍾之祿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反不顧禮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作記之人若去曾子之評引孟子爲證則餓夫之志獲伸於名教之中久矣餘義嚴陵方氏曰饑則主歲言之也餓則主人言之也以交易爲利者謂之貿貿然來若有所利而交故也

盧陵胡氏曰輯斂也若輯杖然微與小之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鄭氏曰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弑君弑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鄭註諸臣解在官者子孫解在宮者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洿其宮謂掘洿其宮使水之

積聚焉故云豬都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弒君者同一官府亦坐
焉爾弒父放此鄭氏謂弒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
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盧陵胡氏曰春秋弒逆多矣唯邾無弒逆之事故邾定公
以爲非常而驚也春秋書蔡人殺陳他明弒逆之賊人皆
得討豬猶瀦言瀆其宮而瀦水也鄭云豬都也恐非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
發禮以往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言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爲此張老
心譏其奢也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
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
之言禱求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頌禱之事張老心譏文子
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奐謂其室煥爛衆多煥文章貌歌
謂祭祀奏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燕聚國賓及會宗
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覺譏故稱名述張老
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于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
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稽首謝過受諫也
北面在堂禮也故鄉飲酒賓主皆北面領頸也古者罪重
要斬罪輕頸刑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
父祖爲先大夫也案墓大夫云今國民族葬註云族葬各

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同在一處耳爾雅云絶高爲京廣平爲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所

嚴陵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是矣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也指其冢之高則曰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

盧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謚獻文爾當考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沒于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嚴陵方氏曰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則貧而無蓋可知陷謂沒於土也衆體皆不欲沒於土特以首爲言女

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沒於土故也路馬死埋之以帷故魯昭公乘馬斃而死乃以帷裹之

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身以爲障蔽者也犬馬之畜於家以爲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闇人爲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闇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闇人辟之涉内雷鄉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鄭氏曰闇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闇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者以告矣闇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故辟之也公降等揖禮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闇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闇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雷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不得私爲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

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非實無以重其內非華無以莊其外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修也曾子子貢弔于季孫氏當其容之未修也闇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修也闇人敬而辟之涉于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闇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殆近也爲疑辭引詩斷章出邶谷風之

篇言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句語也

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殷頗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古人之于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仁不可爲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麻猶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莊公薨太子般即位慶父賊子般于黨氏閔公年八歲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魯之庫門周之皐門也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經經既不入喪亦不入可知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經用麻也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也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廬陵胡氏曰既葬而經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之速爾故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鄭氏曰沐治也木槨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斑然卷然說人辭也爲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謂吾遭母喪以來日月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於是叩木作音口爲歌言槨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手卷然柔弱以此歡悅仲尼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不須爲治槨夫子謂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往來何以絕之

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於音孔子爲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爲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於沐槨不以小事妨大也周官八統一曰親親二曰敬故詩序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論語曰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此所謂無失其爲親故也孔子之於原壤無失其爲故而已無失其爲親者因其類而言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於其非賢則略之而已其恕原壤之託音者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原壤非親而親者因輕以明
重也沐槨所以修潔之也貍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
卷然言功之巧
山陰陸氏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
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
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略於喪歌者夷俟
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
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
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
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
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蓋
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

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
李氏曰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在親賢仁者賢者固君
子之所宜親也故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不賢不仁者不可
親者而有故則無失其爲故而已故曰故者毋失其爲故
毋失其爲故所以厚俗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
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
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
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
其子焉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陽處

父襄公之太傅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是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沒終也植或爲特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仁不足稱也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蓋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也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柔和貌退或爲妥吶吶舒小貌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羊舌是邑名文子謂先世大夫死者甚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誰可以與歸也鄭註謂并猶專者謂并他事以爲己有是專權之事狐射姑殺陽處父具文六年此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也舅犯事具僖二十四年文子遂稱隨武子之德

言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遺棄故舊武子德行弘廣內外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見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也文子退然柔和似不勝衣言形貌卑退也其發言舒小吶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存之日不與利交涉臨死時亦不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七十有餘家鄭知爲大夫士者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註鍵謂鑰之入內者俗謂鑰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管鍵爲別物而鄭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也

一國爲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爲未足則尚論古之人

此文子叔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爲可與歸文子則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子之愈蓋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爲之其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已懷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與謀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子於仁智義則兼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豈非長於知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樂奏肆夏自文子始其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何也蓋奢僭在已交利在人

嚴陵方氏曰并則不知有與以分人植則不知致曲以盡物以致不終其身故曰其智不足稱也見利則唯知愛利不顧其君則不知愛君故曰其仁不足稱也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其身之智且異於處父之智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且異於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是固文子所宜欲與歸也退言其弱也進爲強退爲弱如不勝衣則其弱可知矣筦庫之士蓋守藏之吏也

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於隨會故所舉於晉國止於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於晉人而已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縓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

衣衰而縰絰衣當爲齊壞字也縰讀爲不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總衰而環絰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受父教而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猶知爲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縰絰縰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縰耳衍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告之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嚴陵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蠆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孔氏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爲兄制服者聞子

皐至孝來爲成宰恐其罪己乃制衰服故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似冠之緌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長樂陳氏曰事非出於自然而出於使然者君子不以爲善以其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也子皐之衰不爲成人之兄則衰在子皐而不在成人豈非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歟匡辟則服之在下者也緌辟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爲衰者而今爲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何如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繫於人焉耳蠶績范冠之誣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爲怒而以克敬典者爲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勉强過禮惡乎猶於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强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黃氏曰樂正子當時之賢者也師必在慕其德行而師之者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子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盡得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乎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子春之旨其在於斯記者載之以旌孝行餘義

嚴陵方氏曰觀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而以虧父母之體爲憂則其存心蓋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不以爲悔非勉强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奚若何如也鉤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已疏猶甚疏也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之事鄭引春秋傳見楚語觀射父孔氏曰此一節論旱變之事奚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對昭王絕地天通之問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經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也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于邑里之內而爲巷市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惑哉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皇舞女巫同意

盧陵胡氏曰春秋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杜氏云尪瘠病之人面上向俗云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不經之說今所不取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氏曰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

祔葬當合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云也離之謂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長樂陳氏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王制第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在秦漢之際知者下文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則是周亡之後也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盧氏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石林葉氏曰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祿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為御其分田制祿為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為祿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

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專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述職內不巡守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守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守也有罪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殀夭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

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於生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治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脩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外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

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正其未然刑以制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以次刑也爲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於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也天子受諫百官受質皆在於廢置所以次之刑禁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也

高氏文虎曰王制一篇皆先王治天下之規模而本末先後未嘗無定序也夫王者之制莫大於設官分職班爵制祿分地建國以爲斯民之極故必使內外相維上下相制并然有不可踰越之法是誠立國之本也故王制以此爲首然次之以朝聘又次之以巡守者蓋慮夫天下平治而人情易忽此所以達夫上下之壅蔽者也又次之以田獵又次之以國用者蓋慮夫君心縱逸而暴於苛斂此所以寓夫仁民愛物之意者也因國用言喪祭又申之以君臣上下喪祭之等此皆紀綱制度所在有國者之所憑藉扶持不可不先講明者也夫然後始及養民而有不征不稅等事又及於居民而皆從宜從俗之道斯民由是安居樂業而廉恥禮義之心生故繼之以興學其教之而成材者則用之其不率教者則去之教化既行然其間頑民終不可以德化故次之以刑罰民之所以干冒刑禁其根本乃

在於市廛之間見利而必爭邪僞之盛多先王禁之故次之以市治之大體旣舉於是乎一歲之終天子冢宰而下至六官齋戒受諫或受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間參稽互考必欲見其歲成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繼之以養老恤矜寡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饑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疇故人至於流莩於是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斯民悉歸於安生樂業而人君亦得以分田制祿矣雖然欲使人君盡行古制天下盡從王者之制其本又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教八政歟嗚呼王制一篇本末先後不差如此嘗讀孟子以爲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以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

於此王制所以奠之於終讀王制者其深玆之

龍泉葉氏曰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放論之所成異於各以見聞記録者故比諸篇頗爲斟酌亦有次第然孔子時周衰而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舊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欲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秦滅漢興鄭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爲非及文帝初賈誼所言正朔官名色尚黃數用五而已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巡守之說夫堯舜三代以禮讓守天下而類禋封禪巡守皆爲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學士欲以虛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孫氏景南曰案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得於載籍之記傳聞之舊網羅三代之令典尚足垂當年而詔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官爵命之數朝聘巡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脩明禮教司寇正刑明辟與夫海內地域之廣狹內外諸侯之多寡大略盡矣苟以為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之歟大抵秦漢以下謀國者類為一切簡便無復古人之意有如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有連帥三十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伯此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於鄉則為秀士論於司徒則為選士升於學則為俊士論於大司樂而後為造士論於司馬而後為進士蓋官之爵之祿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才所暇及也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司寇又聽之而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行刑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也司會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冢宰受之以退司徒司馬司空又以質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於此然苟以為先秦古書而非漢儒綴輯則其間盡不免有所牴牾也觀其論執役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曆而已執簡記載實兼職焉其權猶重於宰相左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大史公自嘆文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間主上以俳優蓄之此漢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士齒不可

也古者取士莫重於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於射宮至於大射賓射燕射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又安得不與士齒至論古今周尺古之畝非今之畝古之里非今之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爲漢儒恨者博士諸生能攷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使漢家一代制度苟簡闊略後之有志於古者無復可攷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於千八百國何爲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遂使好亂者相挺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年爲期何爲春朝秋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爲限何爲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守初無封禪之禮何爲受獻諛之說立中和之制以啓後世之倭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爲而以

日易月也知祭禮之不可瀆何爲祀五帝於雍也知征稅之有限何爲筭賦獻賦之不一其輸也知用民之有限何爲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其審何爲貢俗之累者猶不擇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爲徙豪傑於諸陵不恤土狹民多之患也知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爲旣除收孥相坐之律而復有三族之夷也知司徒之教如此其詳何爲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嚴何爲弛商賈之律使得操奇贏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爲遵秦絕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旣詳矣文帝能使人論次其書而不能用與葉公好龍何異吾嘗論漢人不能復古覽王制之書每爲之太息也

江陵項氏曰王制之言爵祿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

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敘次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爲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壞亂法紀以隳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之制孟子僅聞其略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典籍而班爵祿之制

孟子不聞其詳凡先王之舊典禮經蓋僅有存者目秦變井地爲阡陌壞封建爲郡縣而分田制祿之法一切埽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爲作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

孔氏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大都總記三王制度凡王者之制祿爵爲重祿者穀也故鄭註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爵者盡也故白虎通云爵盡也所以盡人才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以賢制爵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蓋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

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君十卿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法五行剛日甲丙戊庚壬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法五行柔日乙丁巳辛癸凡五等也元命包云公之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案此五等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以侯爲君故也上大夫卿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白虎通云卿者嚮也爲人所歸嚮也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

長樂劉氏曰王制者言爲天下之王作民父母者當立法度節制財用以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有親比萬民之道者必先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各養其民而教之禮義也是以此經以建侯崇德爲首設官分職爲次皆所以皇建其有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於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爲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中於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也其制祿爵莫不如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爲之六典乃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自天子至於五等之國莫不執是以爲大經然後輔之以禮樂政刑焉不曰

崇其德行爲表則哉

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非王祿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內史司士之於爵祿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祿爵也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以制用視祿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五等者五

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爲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祿有祿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差則祿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祿者貴賤之序也先祿而後爵者

衆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祿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衆寡爲之序故王制言制祿爵蓋定其衆寡之數故也此文雖以祿爵爲序其事又以爵祿爲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侯以上大夫爲卿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爲然矣此不言中大夫者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若蜮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惟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桓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士有上下之別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臣道卑之辨故也孟子

五等以子男合爲一此則離爲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雖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制兼三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室而已故其間不能無小異焉

延平周氏曰言制祿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爲公卿大夫出則爲公侯伯子男而其祿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爲五等有臣道故與其臣又同爲六等子男之祿同五十里故可以言同一位中士之祿倍下士下士之祿與庶人在官者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無中大夫可知周官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大夫也然則王制下卿再命不言不過容有過此者矣凡大國之卿則以三命爲正小國之卿以再命爲正於天子言五等君爵於諸侯言五等原爵亦言之法周官司服言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蓋亦如此

石林葉氏曰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王制之也祿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祿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爲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一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譬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譬則地也其臣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爲君亦必純臣於天子

永嘉徐氏曰先王視賢以制爵視庸以制祿祿爵二柄聖王所以辨儀等定名分立國維綱與天下共守而不相踰越者也夫自寰外甸侯甸男采衛等之差而下及於五等諸侯之異皆爵以命有德者也自天子田千里之外而下及於三

等侯國之地皆祿以命有功者也祿爵之經制一定使上下有紀內外相維而立國之大意見矣叔季以來王綱不舉而諸侯卿大夫守先王之訓者無幾子產相鄭一知守周班列之爵而晉楚不敢加兵晏子叔向之徒獨不肯輕受祿地以守先王之舊蓋猶爲秉周禮者自是之外天子建國而甸侯乃欲建國天子一圻而列國乃至數圻畺三家至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諸侯卿大夫迭相越等踰制而爵位亂矣伯氏之微駢邑三百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祿地妄以予人而不復古制矣故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知爲己不利而皆去其典籍蓋先王班爵授祿之法已亡於孟氏之時矣天子自邦畿千里之外皆分土以爲諸侯守而畿外有五等諸侯交錯面內以尊天子蓋自堯協和萬邦之諸侯至舜輯五等諸侯之瑞而班之脩五禮五玉

而執圭璧者不相亂則是五等之爵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殷爵爲三等非也（鄭氏謂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武王爵列以五土分以三蓋襲殷之舊耳至周公從而增損其制上公五百里至男百里蓋指開方言之其實去王制不大相遠矣且王制五等之爵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嚮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會盟征伐又以先後易其序如曹伯杞伯也而或居子男之下（僖二十一年）楚子夷也而或居侯伯之上（僖二十七年）諸侯不勝其紊有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忽敢怒（威六年）楚以先歃晉而晉不敢辭滕薛爭長則曰我先封蔡衛爭先則曰非尚年也逞其私意而不顧王爵而使大小相維上下相統之意蔑然矣春秋嚴名分之書以見亂之所由也則儀位以爲階防微杜漸且記王制之失也秦壞封建爲郡縣而五等

之爵亡矣至漢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同姓則王有功則封侯然後王踰制建城數十倔強而不可制削地之書一下七國合從以逆京師至於漢初封侯之約自景帝以後始不以有功封而壞漢制矣東京爵亦二等皇子封王自郡而國然列侯雖寵鄧元勳不過四縣無功臣葛醢之虞而同姓之王亦未聞有七國之變蓋矯漢之過制而得其道矣　又曰諸侯有君道於天子之國則北面於其國則南面蓋禮不純臣而得以自臣妾其境內也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此固命於王朝而侯國之長官也諸侯自天子命卿之外凡卿大夫各自舉任而皆得專之則是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而甸外之官吏乃諸侯牧伯之事也其諸侯之臣唯中大夫元士別異於天子周禮天子六官之正皆卿而其貳則中

大夫小宰中大夫二人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餘自上大夫至下士諸侯之臣其名號與天子之臣均爾蓋王朝之臣則畿內之諸侯皆事王者也而得以食畿內之采地諸侯之臣臣事諸侯而食其國之祿王制論五等諸侯所以不言王朝之臣而自官其國之臣也春秋列國官制蓋無復王制之舊宋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三公而又有六卿無等甚矣晉三軍之制將佐皆卿至於司馬司空實位大夫之列天子之卿僅存其號爾廢命卿之制而徧置私人先王制度蓋蕩然矣秦之世懲諸侯之世襲而得以私自用其人故收天下之版圖凡四海之內皆制於天子而郡守縣令皆擇於朝廷郡縣之權既輕而不得有所爲矣漢興因秦之弊而反之藩國百官制同京師吏四百石得自調除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

其不得輒置之者傳相中尉侯二千石者耳蓋諸侯官吏上同漢朝徒知所以矯秦之弊而爲之而不知其制同京師則過甚矣方其盛也淮南悼惠私自置二千石而漢法不敢加天子之法令且不行於諸侯矣其後景帝懲吳楚之亂抑損其權罷諸侯御史大夫官而改丞相曰相蓋所以別異之而不使與漢朝同制也至其盛也天子自爲衡山置吏六百石以上蓋無復四百石得自調除之意而諸侯之權益輕終漢之世猶有所謂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縣令刺史太守得自辟除爲少近古若諸侯之官制則終始皆失之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天子之田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

祿公卿大夫元士也公侯以下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其次侯四百里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

羣臣不主爲治民

孔氏曰自此至附庸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

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註云象日月之大鄭註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註云亦也下云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祿公卿大夫士也下註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爾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註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象星辰大小也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又象雷震百里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以別優劣不合者謂不得

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也鄭註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鄭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註引鬼侯梅伯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是三等也註云春秋之時合伯子男以爲一者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矣云殷爵三等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是也畿外旣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微子箕子皆是畿內采地之爵故云異畿內謂之子也先中國方三千

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以功黜陟之者謂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也若黨紂爲惡則皆黜退之不得爲諸侯或黜減至七十里五十里或附庸也其不合者皆益之爲百里謂不以功過黜陟皆使滿百里也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也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者本以祿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於治民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國必有附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於諸侯諸侯班治於附庸則上之所班者不勞此所以爲約也附庸不合於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通於諸侯諸侯通於天子則下之所通者不壅此所以爲合也周官之地至於五等書曰分土惟三左傳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皆止於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而下不曰地而曰田者蓋政以農爲本祿以田爲主以其制祿也故雖地謂之田猶之縣內之所封以其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　又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脩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

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益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大多卑者不嫌於大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王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爲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鬳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

既曰侯附庸九同鬳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邪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止於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即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

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爲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爲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爲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

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為諸侯周官離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其離也不言諸男為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曰附庸也

盧陵胡氏曰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故鄭據以為說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亦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說

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為一且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為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者以伯子男為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公羊妄爾據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得為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諸侯則不得為萬國又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與含文嘉之文妄可知也且如孟子荅北宮錡之問周室班爵祿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似合於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文家又有六等矣又云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三孔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則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爲周尚質可乎豈變文以從質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六等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曰殷改虞夏之制合爲三等於書不見也於詩不見也而信禮緯之說可哉臨川王氏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內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於人情似不合也或者以商末諸

侯各相侵并合爲大國至周始裁損就五百里至百里之制則不當云分土惟三也武王分土惟三則至周公又何增國至五百里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産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凡言王制亦豈皆商制也鄭氏以國之大小故云爾

永嘉徐氏曰天子邦畿千里之外肇域四海王畿之內定爵四三百萬夫之地畿內諸侯之祿取焉財賦自給不取辦於諸侯蓋不千里無以統一天下而固其國本大末小之勢也諸侯大者百里蓋其納天子之貢賦而又朝聘會遇之煩不百里則有所不能給者也齊魯之始封地儉於百里彼非不知闢國以爲廣誠不敢縱欲以壞王制也至孟子時諸侯兼國愈廣而受祿逾制齊方百里者十是九

於太公所封之地魯方百里者五是四於周公所封之地
廢棄王制甚矣是宜諸侯放恣晉人嘗責鄭人之侵小襄二十五年
春秋之時聖王不作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司祿之職也當
子產對以今大國之地多數圻是一國方數千里矣晉
女叔侯言晉之大蓋八國姬姓皆滅而兼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至於
魯濟西汶陽之田其見侵於鄰國屢矣諸侯并吞國益以
大而周王之田日以削小地未能遠過於曹滕而求金求
車天子至使其臣下從於列國之魯及其亡也河洛之外
合七城而已河南洛陽偃師鞏新城平陽縣氏見通典豈非本小末大外勝其內以
至於亡歟至秦削去五等制為郡縣外權既輕而亦隨以
亡漢封諸侯列城數十地方千里置吏賦斂任其自為而
天子自三河僅十五郡而列侯公主頗邑其中未可謂大
本可謂微矣而枚乘論吳之富實過於天子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錯出貢賦曾不如東山之府水陸轉粟曾不
如海陵之倉夫以漢之大而賦入不加諸侯甚非居重馭
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意也七國之亂吳實首禍漢之
君分受其責衆建諸侯之策所以痛哭於文帝之世歟
又曰附庸壤地褊小迫於大國之間德不足合瑞於天子
地不足敵大於諸侯雖有命以自居於其國而其勢亦難
以專達於上朝不與會不及必待附大國賦而後通焉蓋
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域之內以為社稷之臣八州之
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閒田以祿附庸故諸侯得以兼
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牧正帥長
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侯伯子男之國自附庸
九同至於三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公無附庸以其位尊
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勳勞受上公之地為方五百里矣明

堂位言封於曲阜者合七百里加之四等之附庸爲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也周以伯禽爲東藩錫之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錫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爲可攷以傳攷之凡蔣邢茅胙祭（襄十二年六國多居高平陳郡之間皆國近爲宗魯之國則周公之子別封也邾郳須句（僖二十二年）顓臾則異姓在魯國之中同附於魯以達於周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來如二邾者皆有功於王室賜命爲列國與盟會專征伐而魯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僖二十二年）魯以附魯之故伐邾而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至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於邦域之中而伐顓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附庸之始封也皆出於天子之命諸侯不得以擅封也至春秋時此制遂泯許叔居許東偏（隱十一年）則出於鄭伯之命紀季入居於鄣則迫於齊侯之命而不請於

天子矣又其甚也肆其強暴而私役屬之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襄二十七年）利其貢賦以自封殖由是觀之列爲十二併爲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里註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同得進爲五百里也言同者謂積聚衆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共二十四

五峯胡氏曰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

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世襲之制亡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則乘車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又曰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荅言偃之問也自秦以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矣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劉氏孟冶曰君臣有尊卑之分制度有隆殺之殊故孟子亦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天子之田必曰方千里公侯之田必曰方百里者蓋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以此推之則伯子男既殺於公侯故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不惟此也王執鎮圭公執元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執玉亦有隆殺也自上而下各有等差之辨也雖然王者之制如此若夫行賞施惠則又莫

非天子之命也故自公侯而下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有慶者則益以地有責者則削以地又不可拘於一定之法也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是也才之小不能治五十里之地故不合朝會以國事附於大國以其不通也曰附庸者亦有功於民者謂之庸周禮亦曰民功曰庸故有取於附庸之義

李氏曰諸侯之於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孔子以嶺吏在邦域之中

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孔氏曰案周禮註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也

長樂陳氏曰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之公七命之侯以四命之大夫

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畢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疆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爲可容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疆此周采地之別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孔穎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　又曰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之爲卿則受地有至於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延平周氏曰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別其爲孤也侯之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則其食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於諸公者也此言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與子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所

以言元士者或曰視附庸或曰視子男也
石林葉氏曰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
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
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
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
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
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
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
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說
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
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他倣此
李氏曰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爲人臣者所以無辛

於出封而一心於王室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祿寰外諸侯自公侯至於附庸
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齊一所以制
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之法所以內必
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
所以一內外也內爲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
以父師爲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居東復
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爲內諸
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
公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
卜正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
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
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

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祿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祿即田也古者內諸侯自公卿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蓋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祿不世其官所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皆食祿於上以圭田爲祭祀耳夫自三公至於元士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於此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內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祿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卿祿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祿之法然畿內卿大夫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祿分田與之畿內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祿至諸侯之卿大夫則量祿分田而不世祿矣

嚴陵方氏曰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上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劉氏孟冶曰此言天子畿內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邑祿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爲之差等耳非直謂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祿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千里之畿處公侯伯子男之衆則地有所不足矣天子之士異於諸侯之士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也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

孔氏曰自此至卿祿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王者制度受農以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者舉中而言也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也其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也鄭註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官長所除者案周禮太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

長樂陳氏曰班祿之法自上下制祿之法自下上以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

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慊此富而庶之之術也三等之田由士以至於大夫其祿之差不以國之大小由卿至於君其祿之差則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祿厚故豐殺所以不同士大夫之祿薄故無豐殺之別此次國之卿所以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而次國小國士大夫之祿則一而已　又禮書曰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蓋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爲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墝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賈有

奄有奠位之高下不可得而詳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
此言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
得下食五人之祿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
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
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
受田百畝百畝之糞上地畝一鍾而一鍾者六斛四斗也
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故上農夫可以
食九人然而田有肥墝則其所出亦有多寡故其次食八
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
其祿亦以是爲差也庶人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以九爲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
食八人而已夫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

食二人而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祿
與周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差而上地
之上可以食十人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可以
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食六人中
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於下地之下可以食二
人然而於上止言上地之中而其下止言中地之下者蓋
周官者制農田之法而此則因其制祿而言之也上止言
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
五人者因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食五人而言之也
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
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
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

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皆以口計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爲率蓋府史胥徒不命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於民者也番上更休除其課役而執事於官長則皆有田有祿蓋其家所受田即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庶人在官者授以田祿以養其廉節而已未嘗使之任也至秦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爲小吏而入仕計功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材略者御史監郡得薦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攷也至漢有百石小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嗇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祿雖厚薄之相去不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漢爲吏而入仕則不得受田爲民矣其奉入不既薄乎蕭

望之奉祿不足嘗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其職近於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祿矣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始有秩而差自重則小吏奉祿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爲之而刺史大守得自選擇其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至公卿自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徒皆出於郡縣小吏雖其祿奉之不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摧折而吏道始衰矣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於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卓茂爲令自言亭長受米肉餽者置而不問其習見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劉氏孟冶曰此授田之法也夫王制言制祿爵之法而及於農田之制者蓋三代衰典籍不存孟子已不能詳班爵祿之制況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侯之下士逆而推之以至於大國之卿次國之卿小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墝不同故所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至食五人是有五等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致之田有三等一易者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二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自三等又別爲上中下三等今司徒止舉七人六人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故周禮謂上地家七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故知此言上農夫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故止言上地之中而不及上地之上以此知王制因言制祿而及授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少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祿以是爲差孟子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宰夫之職府先之史次之胥

次之徒又次之蓋為府者則與下士同祿史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為之差也

延平黃氏曰先王使人不愛其力於事不屈其才於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辦而人雖敝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廩也中庸曰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是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內則之秩膳是也

金華應氏曰上農九人下士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者之三則為中士為上士為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為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為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莫賤於庶人而在官以農為差莫尊於君而祿亦視其農之所積非特使

執役冗賤者不敢遽忘本業而祿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於農者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鄭氏曰此班祿尊卑之差

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即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上農夫蓋得食

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其祿未爲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爲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祿之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然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爲之序此以衆寡爲之序故也

馬氏曰說者以爲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其說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

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卿祿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田矣春秋傳曰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祿出於廩有田者祿出於田下士視上農夫則食九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之祿不以國之大小爲差而惟卿君不同者士大夫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祿稱職君事則必以祿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於其君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以眞其祿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薄征眞其祿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延平周氏曰言祿秩之多寡制祿之法必本於上農夫者示其祿出於農也祿足以代己之耕而已若己爲士則其家復有士田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間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於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祿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祿乃君之所自得者爾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閒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於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春秋以來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祿之制而於卿大夫祿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己意以行私賞故多強宗大族爲國生患晉惠公一入國遽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僖十五年）許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此豈常典也哉在齊威時伯氏亦有駢邑三百在魯威公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其他國可見矣後如鄭賞入陳之功子產以上卿受八邑三十二井爲邑井九百畝推而計之視古時卿四大夫之祿之制亦大相遼絕矣宋之

盟公與左師邑六十子罕削而授之齊慶父之變公與晏子邑六十晏子辭而復之此惟懼其足以召禍故卻而不受有如先王之制不暇論矣衛免餘言於衛曰惟卿備百邑晉叔向賦秦楚公子之祿皆百人之餼（一辛百人貨祿足百人）此皆徇春秋之亂法非王法也漢諸侯官吏之祿諸侯相秩眞二千石傅與中尉秩二千石祿月得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爾又漢天子爲置諸侯不得私自加其祿也官吏之祿固有定制乃若諸侯王徹侯得自賦斂則凡國之所入悉與之矣非過制乎是時漢之賦入不若吳海陵之倉而梁國之富或多於京師故諸侯易以叛逆其後自武帝殺侯國之勢行酎金之法而諸侯益衰列侯封君稅入不給至低首仰給於富商大賈又其甚也諸侯王惟得衣食租稅貢至乘牛車此漢中外所以殫微而亡氏

因以奪漢也　又曰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頒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頫聘班序行列之法
鄭註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
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位當在大國上大夫
之上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大國之士
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
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
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
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
當次國下九是亦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此
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也
嚴陵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
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而
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
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
此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
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而
爲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爲
三分也大夫則言其位士止言其數者蓋位以上下言數
以多少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
下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殷以
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諸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
不命其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其相當之不齊
如此者蓋視其國不視其命也卿執羔大夫執鴈則所執
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猶不可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蓋

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上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夫卿大夫則實也實以位序故以位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於卿大夫士別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

山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祿已上言祿自下當其上大夫已上言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一大夫此臧宣叔之言也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士下士謂諸侯國內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爾先儒謂居上士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鄭誤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蓋使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矣以為周制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特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樂林之師四國之君帥師以會晉大夫而不以爲歉也肆然無所忌憚於是數大夫爲竇之戰以敵齊侯衆大夫爲溴梁之盟以傲其上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防微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衛孫良夫來盟是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荅公其言合於周制矣乃曰衛在晉不得爲次國衛晉俱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強弱爲大小也春秋士大夫雖能言焉禮而移於習俗唯知巧利而不能由禮而左氏以爲禮過矣晉叔回曰以國不以富如之何其以強弱也斯言得之矣

馬氏曰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大小爲之序而大國在上

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爲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爲得之矣

長樂劉氏曰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稱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鄰國盟者不獨爲其君之介也

劉氏孟冶曰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薛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紊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大小之序次國之上卿行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視次國爲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於一聘會之間詳爲之辨嚴爲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則雖有僭侈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覬覦之心亦無自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爲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爲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祿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蓋古者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鄭氏曰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利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

閒田之法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則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州別方千里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鄭云十三公者天子縣內三公之國方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亦十箇國則準一公三十國準於三公也十六卿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準擬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爲六卿也十二小卿者小卿賤无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字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外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蕃封又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名山大

澤若封諸侯則諸侯爲王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是也知爲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知殷制也鄭註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以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不過四者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註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每州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

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也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

國此爲盈上四等之數也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一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也案鄭註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

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註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

臨川王氏曰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五帝者萬國以爲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東方不過會東方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邦者總四海之內大略而言也鄭以畿內五百里國爲設法而言也爲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以爲實數也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此蓋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況於焚詩書之後漢文之世乎

長樂劉氏曰鄭氏謂此經爲殷制是也謂殷之天下大界方三千里非也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是也蓋不知此經州方千里封三等之國二百一十國殷之法耳不必其地止於千里也夏書禹貢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夏后氏有天下設五服爲方五千里矣是其大界以四海爲鄰也殷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格來格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則湯之有天下亦以四海爲鄰與夏后氏無以異矣紂之無道也諸侯舍之而去歸於文王天下九州也其弗去紂者三爾周公攝政始作璧羨以起天下之尺度又作土圭以度天下之封疆用二物以見天下封界之實數乃畫五服

爲九而大啓諸侯五等之封雖然其大界亦不過用四海以爲鄰與夫夏殷不別也但殷雖未亡而土田已削者諸侯盡朝於周也故文王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矣而此經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者今以法推之二百一十國凡三等共爲地方百里者八十有九方十里者六十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然則千里之內又當三分去一以爲名山大澤五溝五涂大川之所占不在此數則知此經乃殷人立九州之大法也不必其地止於是爾鄭氏泥其法以定其封域之大界不已踈乎而況文武之爲西伯以事紂也小心翼翼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豈容夷狄侵虐中國以有其民哉

故詩稱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戍役也出車以勞還率也杕杜以勤歸士也武王嗣之統一海內而周公承之以攝四海百蠻靡不面內而朝於京師此其所以爲斥大者歟故增上公之封爲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而名山大川五溝五涂在其外始見天下廣輪之實數而法在其中矣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者九州封國差等之大法也而地之實數不在其中焉然則三代皆以其德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莫不以四海爲其大界也故此經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則四海之内爲殷境土與夏周同矣是知此經乃其封國之法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夏之五服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國語曰邦内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自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爲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服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爲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爲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蓋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

過五百里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爲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鄭康成以爲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内餘四十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則職方氏之法蓋兼附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二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又曰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幹山海晉私鄫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

之不胐之也將以弭諸侯之倭心而興民共利也　又曰王制言凡四海之内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爲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内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内則不以胐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内則分邑以胐之使食祿而已故曰胐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爲九則是爲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内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封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封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者以爲附庸閒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閒田

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閒田鄭氏以爲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畿內而餘四十八各立一州州方千里者則其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畿內方百里之國三十三公也七十里之國六十六卿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倍上六十國也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一大國之命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三次國之命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三上二十一國也

李氏曰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十倍諸侯非

如是不足以爲維持之固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國之地爲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攷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爲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爲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

則方七千里迺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之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鎮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國者槩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開方約之為千里者九其一為畿內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為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祿皆合於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屬而言之則疑於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說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既疑而未足信闕而勿質可也

新安朱氏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濶陝西五路皆屬焉

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永嘉徐氏曰一州百箇方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為三萬里地剩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國六十總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方四千六十里又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百里作附庸

講義曰王者奄有四海改以四海為界於四海之內別為

九州鄭氏謂此為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自諸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邪然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知周官所載蓋并山川附庸言之耳大抵自禹治水之後別為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冀為幽并合徐梁為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大槩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於千里者不可以為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或加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州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邪萬民民奚止於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儒顧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于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彈舉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知心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鬬鬬則傷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乎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

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邪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幸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其亦不思甚矣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鄭氏曰縣內夏時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胙讀爲班

孔氏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周禮

職方氏千里曰王畿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特云縣故鄭以爲夏制也案鄭註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待封王之子弟如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案周禮三公虽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卿老二卿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無致事之副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胙賜之義故云不以胙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玉府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祿士者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

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胙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又註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蓋亦疑而未定耳

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四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禦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　又禮書曰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馬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內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蓋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此強幹弱枝之意也天子之縣內千里而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之國九此公之國也方七十里之國二

十有一此卿之國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爲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十有奇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也封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奇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爲祿士閒田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焉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所受地在焉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廬陵胡氏曰案詩玄鳥篇云邦畿千里周官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爲夏制案月令云百縣豈亦夏制乎要之畿縣皆通稱王制大槩通論三代地制爲九十三國故與四百國不同此蓋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記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胙賜三公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餘十五以待胙賜卿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餘三十六以待胙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

有所封爾故下云名山大澤不以胙則知此九十三國不盡爲公卿大夫之田蓋待上別有所胙也鄭乃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通論今所不取也

永嘉徐氏曰天子縣内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爲九千里地剩了方九千一百里是九萬一千里更將方千二十九里封二十一箇七十里之國總前方千九百二十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之國總前方六千九百一十里又將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里剩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

千九百六十里作祿士閒田　又曰古者金玉之所産皆出於王官而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閽譏之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内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故也雖領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財雖同於王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稅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攷之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喪紀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矣攷之山虞今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則未嘗不與民

共之而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爲民守之而王官時以其職入於玉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幹山海之藏晏子告齊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爲也是猶知守王法者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之郇瑕之地古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大子之寨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衞不係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別異天子之重地而使國不得擅而兼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爲天子之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然初制疏濶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課

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徒凡郡有川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是雖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蕩然不復存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以附庸於內則曰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益諸侯以地則取之於此削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蓋削不常有也其視封胙之田爲閒而無事故謂之閒田左氏傳所謂宋鄭之閒有隙地者是也閒田內外之所同也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蓋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內之采地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狹視諸侯而又使家臣以治之是以謂之國也故公卿大夫又謂之內諸侯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胙以恩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

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此經總明畿內外也鄭引春秋傳哀七年左傳文知中國執玉帛者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貴寶爲摯鄭註貴寶若白狼白鹿是夷狄不執玉帛也言萬國有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案萬國之數鄭註皐陶謨堯初制五服禹所弼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蓋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也言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案尚書咎繇謨註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

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必知王制之文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言周公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又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又其外曰蠻服又其外曰夷服又其外曰鎮服又其外曰藩服皆方五百里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而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周因殷諸侯之數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此數同云廣其土者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不同也云增其爵者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引孝經說謂孝經緯文千八百國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即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之間也

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也

李氏曰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即所謂邦畿千里也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下亦曰纘禹舊服五服至于五千殷之有天下亦曰纘禹舊服而已及周公斥大九州以夏之要服爲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三千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

過於五千里蓋禹貢言其面周官言其方於面爲五百里則於方爲千里故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即周千里之王畿也此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此說與前經葉氏互相發明故并録之

盧陵胡氏曰此經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一百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一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之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以此爲殷制然下云天子七廟

制豈專據殷哉又浩誥傳何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考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爲據今所不取

馬氏曰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兼天子之縣內合而計之則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也夫號物之數謂之萬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

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已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爲殷之衰時方五千里者爲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關盛衰之中而以三七之間爲說蓋非是也

長樂劉氏曰天下雖廣賢才不多求其六德六行六藝具備而能飭己用中於民固亦難其人矣則千有七百國皆得其賢斯爲至治焉是以文武積世累功建鄉三物以教士民施之於政所以模範其俗也是以立屬連卒州之法互相紀綱上至於天子則分天下以屬二伯者欲一其道德以同天下之風俗蓋千有七百之國未必皆得其人所以然也

延平周氏曰於縣內既言五十里之國而反謂元士不與者蓋五十里之國皆斥王子弟而言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鄭氏曰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畿內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田稅所給恐是周禮口率出泉然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則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

長樂劉氏曰王城之外各以百里是爲方百里者四而大鄉六遂在其內矣官謂王國所祿之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內不取以

爲己利也專以養鄉遂之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
王官用起政教以倡天下者也千里之內不取以爲己利
也專以養天下之大賢大能用爲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
其六鄉之治所以御八州諸侯以爲治者也
嚴陵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
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
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
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也
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共官爲主爾千里之內非不以
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爾御者以卑御尊之稱尊莫尊
於天子也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焉亦見曲禮琴
瑟不御解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地之
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千里以遠
地之所出者給之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
則百里也十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
也孔穎達以爲百里去王城百里相距爲二百里千里之
內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千里其說自相戾也
山陰陸氏曰官府所用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御者
也百里之內以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內以爲
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謂所納精者少粗者
多
石林葉氏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
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
事神人故有司所供王在百里之內王所用王在千里之
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

爲非急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爲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

劉氏孟冶曰天子之官有六大五官六府之衆又有府史胥徒之屬百里之內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不可多得也若不足以供百官之求天子之奉有大府以掌九賦九功之貳若須財以式法授之司會以八法八則均節邦之財用

司書以八法八則周知出入百物又有宰夫職內之所謂職歲職幣之所攷若有常限也百里之內何其薄千里之內何其厚邪蓋君尊如天不厚其奉何以見天子之尊臣卑如地不薄其利何以表臣下之卑一尊一卑一厚一薄蓋有不可得而易者矣

臨川王氏曰此一說亦不知是何時於他經亦不見其有此恐於事亦難如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乃可也已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

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鄭總二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旣長諸侯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爲之非州外別取州牧也舜典曰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大宰建其牧故鄭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也鄭荅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故有八伯也註引文侯之命恒大宗伯職文春秋傳隱五年公羊傳文

臨川王氏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固亦有之五國十國三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不必然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以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

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五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鄭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屬於

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爲殷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王爲邦國故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方州以地言屬連以人言卒以兵言方伯長於一方者也屬長長其所屬者也連者結其衆帥者率以

身其兵足當卒然之變而爲其所取正者故曰卒正其地達乎遠外而爲之長者故曰州伯老者有成德而又天子之所承事者也故曰天子之老

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焉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若是爾帥言所帥者衆非特長之而已所謂師帥之帥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非特帥之而已所謂黨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則以成德稱之以其爲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衆能帥衆然後能正於一能正於一然後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帥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

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而已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蓋自稱則其義如彼人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爲之屬亦止稱伯者猶之天子諸侯通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爲諸侯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長九州之長解天下九州止於八州有伯者以畿內王所自治故不設伯也管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爲長故曰九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謂之九采左氏傳謂之九牧皆以是也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內則有公卿大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連與屬有

相維之意也卒與州有相聚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五國以爲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爲連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爲卒卒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爲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始聖矣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慙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鄭氏荅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置伯誤矣書曰咨十有二牧然王制九州而八伯者以方稱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廬陵胡氏曰屬聯連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征五侯九伯則知尚制牧下有二伯侯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若伯之賢者亦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爲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案書覲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三年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虞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祀巡四岳八伯則亦稱伯周雖稱牧而鄭荅張逸云周官畿內之州不置伯牧即伯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

而闕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其所係亦大矣自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大國而二伯之職肇端於此堯時羲和掌天地之官三公爲之實爲二伯（羲伯司東凡南方事皆配之和伯司西凡北方事皆配之）殷制大而二伯小而八伯繩牽絲聯相維而不亂文王嘗爲殷西伯矣至周之盛時天下諸侯無慮千八百國周召爲東西伯分陝而主之大公封於齊亦受五侯九伯專征之命書載顧命畢公大保奭東西諸侯以入至於蔡仲管叔監牧荊豫（荊州牧蔡仲豫州牧管叔）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則大爲二伯小爲八伯咸出於天子之命以統天下之諸侯方伯連帥設於下而禮樂征伐出於上此先王封建之大權也宣王中興此制未泯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謝方叔

在齊布在諸侯以統萬國復古之業於是乎在延及平王遂無意於紀綱而王制隳壞牧伯弛職東遷之變唯晉鄭二國是依而方伯連帥未聞有定王者矣向使平王因是二國以振牧伯之任則諸侯尚可爲也柰何以文侯之賢而歸之於國以鄭伯之功而乃奪之政則周之事權於是去矣自是轉相吞滅莫能統紀春秋之際可得而考者百有七十餘國而已由是觀之方伯之設所係豈不重歟嘗論春秋之初齊僖衛宣雖太公唐叔之後當時未嘗見其受命而以牧伯之事考之經傳齊僖公自以爲東州之小伯（齊東州之侯出國語）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帥之職責衛宣公蒲之役二國又自相推許而春秋亦記曰胥命（威三年）然則諸侯莫適所王而望大國之安靖周室既不以爲意齊侯自見爲牧伯之後而取方伯連帥之權而因以爲利耳當是時

中國蓋多故矣此蓋其始變也未幾齊桓晉文踵其餘迹而牧伯之事始大放肆不出於王命而強大得以專行於弱小矣雖然王使召伯賜齊侯以侯伯之命（莊二十七年）是猶有待於王之命也晉文致天王於踐土而策命諸侯爲侯伯君子以爲何異於要而取之也況於二公之身其親所屠滅者甚衆方之古牧伯比小事大之義果何如哉又其甚也邻鼾爲公族大夫以王東諸侯（成十六年）將以帥諸侯而使其大夫王之安在其爲宗諸侯也至秦人廢侯置守其勢之所激有自來矣漢初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執法下郡守（相國于國御史王郡）三公分置郡國於時未置刺史也自武帝置十三刺史古牧伯之任也西京之制御史所上案章先下三公參決然後有所黜退此猶有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之意中興以來矯枉過直刺史劾奏不關三府直行退免是時

朱浮深以爲不然夫惟攷於先王設方伯之意與夫春秋霸主擅權之故以及於漢人刺史輕重之由可以論世變矣

眉山孫氏曰或問周召相成王爲左右豈置諸左右以爲近輔如阿衡之左右商王傅說之輔相高宗邪抑爲左右丞相之官如秦之斯與去疾漢之勃與平也曰是皆不然王制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召相成王爲左右則爲二伯者也何以明之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舉其分陝之治也二公當分陝之日實爲二伯以相武王及武王崩周公攝政行天子事則七年之中二伯之任宜乎其缺及成王即政周公復辭仍與召公同爲二伯是以孔子書之曰相成王爲左右蓋周公爲東伯而召公爲西伯也所以知其然

者畢命載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可推以見也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而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夫天子南面嚮明而治太保入應門左則在天子之右西方諸侯之伯也畢公入應門右則在天子之左東方諸侯之伯也東西二伯相天子爲左右經傳甚明特學者攷究未之詳也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公羊氏此言亦所以論中分天下之二伯也而三代之際固有天子之相而不爲三公者焉公羊但見三公之官不必備而中分天下之二伯多有兼三公者故取三公二伯而并言之所謂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意謂上公雖有三而天子之相則何必以三也特有二伯而已因以周召分陝而實其說

夫三公自三公也二伯自二伯也而公羊并之以爲一此其說既已不通又謂二伯爲相而一相處乎內彼徒見周召分陝之時周公處乎內而召公處乎外所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是也周召相成王爲左右之時召公處乎內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是也遂立一定之論而曰一相處乎內殊不知召公畢公爲二伯以相康王之時召公爲冢宰畢公爲司馬曷嘗不並立於王朝乎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以代君陳於是畢公處乎外而於周公之薨已代爲東伯則爲二伯亦久矣安可謂二伯止有一相處乎內此予所以論公羊之說稽考不明不足爲信者此也　又曰或問舜命九官以伯禹宅百揆伯益作朕虞伯夷典三禮孔安國傳謂禹爲崇伯於益不言臣名而於伯夷以爲臣名是三者之義果何

如邪荅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司空故曰伯禹蓋以謚配爵追書於虞朝之稱也益者大臨之別名也兼字而稱謂之伯益又謂之伯翳音相近而混亂也若夫伯夷之稱伯則又非爵非字蓋官也案書大傳載堯之事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而伯夷居第一爲陽伯是舜未命官之前伯夷已爲八伯之官矣及命官之際四岳舉伯夷以典禮而帝舜爲之不名獨曰咨伯汝作秩宗史述其辭遜亦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與衆臣異皆舉其官也周禮六卿春官謂之宗伯制名之義蓋取諸秩宗與陽伯焉且伯之爲義其事有四惟公侯伯子男之伯所不必論而至於求西二伯之伯方伯連帥之伯以謚配字之伯則雖明智之士猶有所誤而況於後生晚學稽考之不詳者邪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則東西二伯之伯也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方伯連帥之伯也臧僖伯士文伯士景伯之類則以謚配字之伯也

劉氏孟冶曰古者內外相維小大相屬天下雖逵猶一身焉上有所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偏而不舉之患者屬長連帥卒正處之有條而不紊也故內之公卿則盡贊襄之力濟濟而相遜外之諸侯則盡藩扞之力皇皇而不怠皆上下相繩之法井井有序如此方伯即州伯也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者即千里之方伯是也屬取其有統屬之義連取其相聯比之義卒取其能率衆之義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即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既取其德又取其年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

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謂服治田出穀稅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不之事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為流也

延平周氏曰千里之內曰甸即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百里言其面於侯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見侯服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之所自治也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

周官大司馬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以至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為九服其大槩或與禹貢同唯蕃畿則在禹貢之外矣尚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與此言甸采流同

清江劉氏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

可知采亦當作蔡聲誤也

馬氏曰流者言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治近者詳治遠者略近則長之故服治田以出穀稅取美物以當穀稅皆責其賦之入也遠則柔之故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而無所責焉然均是畿也而禹貢則有納銍納總粟米之異者亦有遠近之節也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亦有遠近之差也均是流也而禹貢之荒服則有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李氏曰采於侯服爲尤近流於荒服爲極遠九州舉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慮氏曰此正夏之五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內周之九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外此言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也然王制言甸采流而不言其餘者亦從閒之辭他無義理

劉氏孟冶曰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故曰千里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內之百里謂之采服侯服五百里外有綏服綏服五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荒服之內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於二千里之流蓋言其自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內無有不被其聲教者爾

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爲五服王畿與焉所謂侯綏要荒是也周公分天下爲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即九服也所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是也其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雖立是法而未嘗責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其蠻服在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爲義即後世之羈縻也禹之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周之九服合王畿相距爲方萬里是周之地僅於禹豈周公變古之制而務廣地邪非也四海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教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禹在堯時弼成五服其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內而謂之要荒者是其君長未能自同於華夏之國故聖人亦不能以待中國之道待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趨於文昔之要服荒服既革其蠻夷之習而自同於華夏之風禮樂制度合稟於王朝覲會同不失其節則聖人可不更爲之制而進之於冕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衞之間邪曰采服曰衞服義蓋如此其有未忘蠻夷之習者則亦以政教縻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迫四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爲要荒二服在周則爲采衞蠻三服也泝而上之禹之侯綏二服在周則爲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爲王畿也沿而下之

周有六服之外又有夷鎮蕃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之制凡五百里而爲一服禹制與周制同也子謂禹之侯綏二服在周爲侯甸男三服禹之要荒二服在周爲采衞蠻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而相距千五百里邪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註云案禮周以十寸爲尺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之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三百五十里然則禹之甸服規方千里者王城在其中是四方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羨百七十五里此甸服一方之所羨百七十有五合侯綏二服之所羨

千三百有五十是爲千五百里而後世九州之界益廣則所增奚止於百五十里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在後世亦爲千三百是爲千五百里有奇是以在周得爲采衛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蕃之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以爲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爲七千里而地不加夫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之制而廣周地邪嘗者又曰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曰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爲一服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所謂甸服侯服因於夏禮也

所謂賓服則周五服在其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遠近爲序也非殷五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內甸服而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信矣其爲殷制也王制所載曰甸曰采曰流是記殷制而不及五服也武成所稱邦甸侯衛駿奔走亦謂殷畿內諸侯及賓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周禮乃以王畿爲甸服何也韋昭曰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制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韋氏之說善矣而甸服實始於禹其由禹功甚世永賴故歟商頌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殷人責諸侯朝貢唯以禹績爲準周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

雖以禹績爲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底績之地而弼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禮記集說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